

劍客

反對派不團結難成氣候



剛過去的11月30日是我國革命之父，民族英雄文尼法壽的紀念日，也是各方舉行第二次大規模反貪腐集會的日子，總統府和軍警嚴陣以待，生怕出現暴力行為。詎料在大示威舉行的前一個星期，反對派兩大陣營因理念不同而無法團結一致。

說到反對派，目前小馬科斯政權面臨四方面的壓力，一是親前總統杜特地一派（簡稱「杜派」），這些包括基督教堂教會（INC）和所謂的杜特地鐵粉（DDS）；二是天主教會和親亞謹諾家族的所謂「黃派」（Yellows）；三是自稱為「愛國陣營」（Makabayan）的左派；四是有軍方背景的右派和投機分子，他們主張接管民選政府，並成立由文人和軍人共同執政的文官軍事政權（Civil-Military Junta）。

四方勢力各自為政，政治理念也相差甚遠，杜派主張小馬科斯總統辭職下台，由副總統莎拉根據憲法規定繼任總統。黃派和教會不主張小馬科斯下台，強烈要求包括副總統莎拉在內的相關官員問責並向要求嚴懲涉貪「大魚」，左派則主張正副總統雙雙辭職，成立由民間各界代表組成的全國過渡委員會來整治政府。而部分右

派軍人最為激進，直接主張政變推翻政府。

首先我們可以排除右派的軍政府主張，因為它不得民心。杜派的支持者有限，而且前總統杜特地仍然被羈押在荷蘭海牙的國際刑事法院監獄裡，單靠基督教堂教會的支持遠遠不夠。最有能力的是天主教會和左派勢力。如果這兩股勢力能團結一致，小馬科斯將會非常頭疼。

但我們可從11月30日的集會中看出，黃派依然堅持不要求小馬辭職，加洛干主教會密樞機公開宣稱，左派還不具備資格跟天主教會和黃派結盟，這引起左派強烈反彈，痛斥黃派等人是精英分子，不懂民間疾苦。

也因為這樣，倫禮查的左派示威者在中午結束活動後，並沒有集體轉移到乙沙人民力量紀念碑跟大部隊會師，而且遊行到總統府附近的孟婁拉橋，在被警方組成的人牆擋住去路後，原地進行簡短抗議活動和宣讀聲明，就各自回家了。

因此11月30日的反腐大示威人數遠遜於9月21日的第一次大示威。

看到反對派四分五裂，加上有美國這個堅強後盾，小馬科斯總算可以鬆一口氣，過個安穩的聖誕節了。

二零二五年十二月二日

賀彥豪

時光雕琢的生存印記



到過老撾，從萬象、萬榮到琅勃拉邦，一路所見，那一座座木樓如歲月的豐碑，散發著古樸厚重的氣息。這讓我不禁想起老撾紅木的價格變遷——從初識到深諳，看似一念之轉，卻彷彿跋涉了千山萬水。

2008年初，優質老撾大紅酸枝收購價約在2000美元/立方米（約合人民幣1.3至1.8萬元/噸），國內售價則多為2.2至2.6萬元/噸。而如今，紅木小料、次料每噸約5至7萬元，中料8至15萬元，口徑20厘米的好料每噸20至30萬元，上等料（口徑20至30厘米）更達40至60萬元，部分優質板料折合噸價甚至突破百萬元。數字雖枯燥，價格卻真切。是什麼原因，讓它價格翻漲數倍？

這得從老撾的建築特色說起。其建築多體現於佛寺與傳統民居，風格融匯了印度、高棉、泰國等文化元素，自成一派藝術語言。傳統住宅多為干欄式木樓，以竹木為材，底層架空儲雜物，上層住人。老撾原始森林蒼莽無際，紅木樹種就在這深山幽谷中默然生長。紅木，木質細密、堅硬無比，不僅是傢俱良材，也是建築首選。

聽說當年，一位專營老紅木傢俱的中國古董商，偶然在一處僻靜山村，發現一件珍貴的老式紅木舊櫃。驚喜之下，他心念暗動。先是與主人閒話家常，幾經周折，才將話題引到櫃上，隨後出價六百元，意欲購之。

山民何曾見過如此「巨款」？他瞪大眼睛，反覆打量，直看得中國古董商心頭忐忑。最終山民點頭應允，他那顆懸著的心，才算落定。

可旋即他又懊悔不已——見對方答應得如此爽快，暗忖是不是出價高了，或許四百元就已足夠。然而言出難追，又恐對方識破玄機，只得強作鎮定，繞屋細看。

誰知機緣巧合，竟又尋得一把蒙塵的紅木椅子。他便對主人說：「這櫃子實在太舊，修也難復，只能當柴燒了。」山民囁嚅道：「那……您要不就別買了？」

中國古董商故作大度，揮手道：「說出去的話，怎能收回？不如這樣，你連這把椅子一併送我罷。」山民聞言，自是感激點頭。

菲律賓商報

CHINESE COMMERCIAL NEWS

于以同傳媒有限公司出版

Published every morning by

YUYITUNG COMMUNICATIONS, INC.

創社社長：于以同烈士

社長兼總編輯：于慶文

營業部：227 Dasmariñas St., Binondo, Manila

電話：79606382 · 82411756

傳真：82411588

電郵地址：siongpo@gmail.com

電子網頁：www.shangbao.com.ph



member:UPMG GROUP



商報
Android 客戶端下載

王強

濱海中國的地方與世界

——從泉州「美食之都」看海洋文化遺產的全球敘事



一、舌尖上的「海絲密碼」：
當味覺成為文明的敘述者

2025年泉州獲評聯合國教科文組織「美食之都」後，初訪者或許仍以為，這樣的榮耀只是為幾道小吃增添的國際光環。

然而，唯有真正走入古城的市場與巷弄——感受早市的煙火氣、看見攤販攬動鍋中熱浪、聽見港口漁民拍賣方才上岸的漁獲——才會明白：被肯定的並非某道料理，而是深藏於海洋文明中的文化底蘊重新浮現的瞬間。在泉州，海洋文明不是玻璃櫃後冷冽的史料，而是每日炊煙中流動的鹹香與潮濕空氣，是漁船汽笛與市井叫賣交織成的千年回聲。海鮮的鹹鮮、薑母鴨的焦香、海蠣煎的脆嫩——它們不僅是風味名片，更是季風、洋流與潮汐在舌尖上刻下的年輪。

食物在泉州從來不只是一門技藝，而是一種生活語法，是理解世界的方式。若說南音記錄了先民中原南遷、筚路藍縷的生命軌跡；那麼閩南僑批與美食，承載的則是四海行走、堅守價值的生命故事。波斯的棗與香料、阿拉伯的牛肉調味、南洋的咖哩、呂宋的番鴨與地瓜粉……千年前的刺桐港，正是這些異域風味與本土炊煙交匯的舞臺。

即便只是一碗牛肉羹或一份海蠣煎，也不只是鄉愁的象徵，它們蘊藏著先民在明代冒死自呂宋引入地瓜粉的歷史——這個外來作物在災荒年代養活無數人，使四千萬人口最終綿延為四萬萬同胞。

外來食材進入閩南人的灶腳，被唇齒咀嚼、被脾胃吸收、被智慧轉化，最終淬煉成「自己的味道」。泉州的廚房，就是文明互動最溫柔而堅韌的前線；鍋鏟翻飛之際，一部無聲的海絲史便隨之舒展。

而在儀式與祭典中，味覺更成為集體情感的器皿：媽祖誕辰供品的繁縝馨香、龍舟競渡時粽葉蒸氣的氤氳、水邊辦桌的鹹潤熱氣……從洛陽江到晉江，從閩南聚落到呂宋街區，人們在遷徙與往返之間，以食物安頓飄零的心靈。泉州味覺的深刻，正在於它同時傳遞地方的紋理與世界的脈動——讓每一次咀嚼，都成為與歷史的細聲對話。

二、潮州與閩南：

跨區域文化「基因記憶」的回聲

若將華南沿海視為一條綿延不斷的文化岸線，潮州與閩南便是其上跳動最強的生命節點。兩地之間的文化共鳴，表面似是地理相鄰的偶然，實則是濱海中國深層精神基因在某片土地上的深情回響。

最先響起的，是語言的悠長迴音。閩南語與潮汕話不僅保存古漢語的婉轉韻味，更封存著遷徙者的情感體溫。今日的東南亞，有愈來愈多年輕華裔在TikTok上跟唱閩南語歌謡——這並非一股復古潮流，而是文化共鳴與尋根的本能；是在異鄉以熟悉的聲母與尾音，確認自己與故土的距離與歸屬。

若語言是聲音繪出的地圖，那麼每一個詞彙都是一個坐標，引領靈魂找到回航的方向。

若語言是聲波的紐帶，剪瓷花便是視

鄭啟榮

我有一個夢



在「黑科技」滿天飛的當下，有多少人昧著良心用「高科技幻象」來瘋狂吸金？他們祭出各種「美食濾鏡」，施展五花八門的「食品品化妝術」——有的非法使用添加劑，讓過期變質食品顯得鮮嫩如同新出爐；有的巧妙利用「燈光美顏」，讓食品的新鮮狀態魔幻再現，讓你乍看之下誤以為那就是食品的真容，欣然掏錢買下，大快朵頤。

這些餐桌上、醬缸裡的「調色師」們想方設法腐朽為生機，可謂技藝精湛、「作品」驚艷，哪管這「新鮮狀態」是不是疊花一現，哪管你吃下去安全不安全。他們費心「調色」，卻唯獨缺了一味至關重要的底色，那就是「良知」。忘了「良知」，也就懶得費點心思去多琢磨琢磨——如何在確保安全的前提下，讓「色香味」與「健康無害」比翼齊飛。

事實上，只要不那麼急功近利，這完全是可以兼顧的。譬如我們的先輩就曾有過許許多的食品製作智慧，通過食材選擇、烹飪方式、加工貯存技巧等來實現既好看又好吃而且健康安全。相關例子不勝枚舉。蘇東坡是崇尚「人間有味是清歡」，經他自製的名菜很多，無一不以自然食材巧手製作。他在被貶海南島時，生活清苦，常用青菜、蘿蔔做菜羹，並寫下《菜羹賦》：「煮蔓菁、蘆菔、苦薺而食之。其法不用醯醬，而有自然之味。」宋代美食家林洪在其著作《山家清供》裡記載了一道名菜「金玉羹」：山藥與栗子同煮，以羊汁加料煮，名為金玉羹。又如炒青菜，古往今來，人們早就知道，要麼大火快炒出鍋裝盤，要麼放入開水中焯一下迅速撈起瀝干，加上油鹽蔥蒜，自然可以做到既香鮮可口，又翠綠欲滴而不發黃。這樣的美食，它不香嗎？

一粒板栗，如何才能加工成栗香馥郁、濃而不稠、甜而不膩的板栗汁？精選信陽大別山個大肉嫩的原產板栗，人工剝殼，蒸煮軟化，提取漿液，與純淨水等科學調配。此過程中，從栗農採摘到自動化裝箱，嚴格按照綠色食品的標準要求，出來的食品自然就可以實現既好看好吃又安全無害。

一聽到「土雞蛋」「自家種的板栗」，在座的友人紛紛追問：還有沒有？我訂購30個！我訂購50個！只要質量好又安全，貴點也行！……

瞧，人們早已用「爭購」之舉來給真正的好食品投票。這就是民心所向。是的，當我們從各種「餐桌陷阱」中脫身，驀然回首，終於明白，最難得的是什麼，於是倍加珍惜和慶幸——幸好，依然有人不為浮華所惑，不為利益所動，堅守良知底色。放下「濾鏡」，無需「美顏」，用原生態的「素顏」，書寫出自己的詩篇。

「素顏」不等於完全不修邊幅。最美的「素顏」，是在保持「精緻儀容」、適度「以色悅人」的同時，決不放棄做人做事的道德底線和法律底線，讓自己的「悅人」之「色」深深根植於良知的「底色」，以自然的「本色」奏響悅耳的「味蕾交響曲」。

袁隆平曾說：我有一個夢，那是「禾下乘涼夢」；如今，我也有一個夢，那就是：關掉濾鏡，堅守良知，即使因此必須回歸「素顏」，也勝過面對一桌子「化妝」得美輪美奐卻殺機四伏的「美食」。為此，我要為那些堅守良知的食品加工企業點贊，做它們的鐵桿粉絲。